



名家·走笔

# 光影之恋

□李金荣

在一个爱好摄影的朋友那儿,看了一组“民国·小洋楼”的照片,其中一张是光明影院。从照片上看,也许是因为当时下雨的缘故,显得古旧、寂寥。而手握鼠标的我,也许是因为他乡遇故知的感觉来得太突然,竟忽感恍惚——四十年不见,原来你还在这里!你是在等我吗?

小时候,家住乡下的我,只看过,或者说只知道露天电影,直到8岁那年。那年的夏天,我第一次去市里,跟父亲到大姑家串亲戚。当天下午,第一次走进电影院——光明电影院,看的什么片子不记得了,只记得当时比打谷场还大的放映厅,带给我无与伦比的震撼,原来还有这样放电影的地方!至于影院的建筑之美,远远在我的想象之外,无法形容。

从那天起,光明影院成为我的最爱。因了这份爱,每年的寒暑假,几乎无一例

外,我都赖在位于赤道上的大姑家。那离“光明”很近,由此成就了我们一段长达十年的“光影之恋”。

我们从童真中走来。在“长亭外、古道边”结识了英子,听她讲《城南旧事》;我们用月光点亮《闪闪的红星》,和潘冬子一起坐上小竹排,乘风破浪去找红军;我们和《小兵张嘎》在碧波荡漾的白洋淀里摸鱼,跟憨厚的胖墩比赛摔跤;我们手舞足蹈,和着踢踏舞的节拍走近《百老汇小姐》,和秀兰·邓波一起歌唱:“我们应该在一起,就像鸟儿和树木……”

寒来暑往,不知不觉,我们步入了人生的花季。多美的时光!像《五朵金花》飘逸俊美,如蝴蝶泉边浪漫浓情。我们唱着《芦笙恋歌》,伴着山间铃响,走进美丽的七彩云南。我们讲着《柳堡的故事》,欢呼着《青春万岁》,在青山绿水间《庐山恋》《生死恋》。

美与善充盈心间。我们为叶塞尼亚和奥斯瓦尔多多的悲欢离合心神跌宕,在心里为他们祈祷,永不分离;我们把祝福献给《流浪者》和《望乡》的阿崎婆,希望他们的苦难如《一江春水向东流》,永不回还;花儿开的时候,我们牵挂着《卖花姑娘》的命运,为了给妈妈治病,她每天上山采花。那一束束、一朵朵的鲜花如果铺展开来,能把整个村庄淹没。但最感动、最刻骨铭心的,还是《魂断蓝桥》的那一刻,那仿佛是一个预言,预示着我们纯真年代的终结。那年的冬天,大姑去世了,带走了对晚辈的宠爱,也带走了我的“光影之恋”。

事事仿佛都有定数。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从那以后,我在人生路上兜兜转转,却再也没有走到光明影院的岔路口,直到它以这种方式与我重逢。也恰恰是在那一刻,解开了曾困扰我多年的

一个谜团——年少时,我是那么喜欢电影,但后来却很少进影院——原来我把爱与激情都封存在“光明”了——原来它才是我少年时代的精神家园。

被乡愁缠绕的我,特意在一个静谧的雪夜,来到滨江道。站在影院的对面看过去,霓虹灯下的“光明”仍是那一袭旧衣,虽有百年风华,却依然美丽如初。真是近乡情更怯。我没有进去,任自己站在雪中吹冷风,任往日情怀在心底蔓延,任观众来了又去。此刻,我才真正品得了怀旧的味道:有泪而流,却不是痛彻心扉;有酒在手,亦不是借酒浇愁;一切的一切,只为光阴的故事。⑦2

李金荣,天津作协文学院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员。出版散文集《有一扇窗为你打开》《此岸风月》。第七届冰心散文奖获得者。



诗语

## 故乡月季

□思泉

在故乡  
她们很普通  
大街小巷 田间地头  
她们的细手  
绾住春天的秀和蜜蜂的飞  
高傲的头向上  
向善 艳丽得如霞  
微笑 朝霞燃烧着晚霞  
云朵徘徊于沉淀天空的春水

该怎么穿越啊  
她们是你前世贤淑的女儿  
汉服 簪髻 衣袂飘飘  
清香的妩媚  
迈过清晨露珠的门槛  
大唐的一轮明月  
洁白着潮起浪涌的欢乐

在故乡  
她们是一群朴素的孩子  
坚强 调皮 小小心思  
姓张 姓李 姓百姓  
手提胭脂红的灯笼  
呼唤叫幸福的弟弟找到家门

谁陪伴你的忧伤  
让一地落红铺满诗歌的厅堂  
谁的梦想  
把远方的萤火点燃

只是 不习惯  
这不叫花的花儿  
我们习惯叫她月红的植物  
大大方方 雍容气派  
在百花蹁跹的舞台上  
灼亮了所有来宾的眼⑦2

(作者单位:南阳市林业局)



书画苑



国画 仕女图 张若平



情感·深处

# 春天里

□焦中群

春天里,迎春花开,柳絮儿飘舞。短短几个月的离开,记忆的深处已是模糊,但父母劳碌的身影却是那么明清。而他们的离开,让远在他乡的我一颗心无处安放。我站在阳台上,目光飞过一只鸟雀,孤单的身影,游离我的思绪,突然就泪流满面,我想象,想老屋的房子,想理在山上的父母,荒草野坡的地方,他们是否孤单,盼望着我们归去。于是,我转身,简单收拾了一下行装,在车鸣声中,回乡。

故乡还是那个样子,熟悉的人们打着招呼,老屋静静地站在那里,打开深锁的

院门,椿树落下的枝条散落了一地,墙角钻出了不知名的小草,晾衣的绳子断落在院子里,墙头母亲种的一溜花盆干涸着,厨房的烟囱依然直立着,我似乎忽然看见母亲站在正房的门前,拿着扫帚正准备打扫庭院,嘴里面说着什么,我说,妈,我回来了,却惊起了椿树枝上的鸟雀,飞出了院落。

在这个院子里,父母养育了我们姊妹六人,从膝下缠绕打闹,到镇上求学,再到大学至天南地北的城市,走过了一个个春天,由繁华到父母两人在家的相扶相搀的生活,再到今天的寂寥,物是

人非,人去屋空,阳光斜斜地照耀着院落,照过我恍惚的回忆,似乎定格在很长的一个世纪。

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开得正浓,穿过片片油菜地,花粉把裤脚打上了点点青黄的斑点,花香悠绵,沁人心脾。蒲公英的花摇曳在风中,青翠的山林和着青草接连碧远,多么美好的春天啊!可是父母已经看不到了,他们静静地躺在这片他们曾经无数次耕耘的土地上,头发枕着黑土,安然而祥和。父亲是去年腊月去世的,母亲接着是去年腊月去世的,两座坟接连着。我把寄托思念的纸

点燃,然后给爱抽烟的父亲点上一支烟插在坟头,给母亲的坟头摆上点心,父亲的坟头已是青青的杂草乱生,而母亲的坟头也长出了青青的小草。我坐在坟前,默默地,无数个镜头,无数个千言万语,都化作清风,飘散在山野里。

父母的春天已经过去,我们正迎着人生一个个美好的春天。他们吃苦、耐劳、乐观、向上、充盈着爱意的精神世界,正影响着我,在春天里,蓬勃地生长。⑦2

(作者单位:南阳经济贸易学校)



都市·情思

## 花开三度

□吕炳华

枇杷花开,在静冷的日子。一袭碎花淡妆,飘逸着缕缕清香。

弥散在冬日空气里的香,是梅散发的。想不到常年生活在南方的枇杷树,只身来到南阳,淡定地开着素色的花,释放着不一样的香。

深秋初冬时,枇杷树,迎着寒风,悄无声息地开了花。小花朵朵成簇,簇簇开满树,千朵万朵站立枝头;在风雪弥漫的深冬,又在默默中孕育着幼苗……

枇杷树,没有白杨的伟岸,桃树的婀娜。树有点丑陋,花也有些细碎,可花期长3个多月。为了增加果子的成活率,在这90多个日日夜夜里,树用自己的津液、心血和毅力,孕育一嘟噜又一嘟噜的花,开一次花,又开一次花,再开一次花;孕一次果,又孕一次果,再孕一次果;花开低调,孕果静默;花开三期,果坐三次,花开花落,果生果长。经过一冬的内敛、蓄积,枇杷果子如花果山的猴儿,爬立躺站

骑跨的憨态,嬉闹于枝头。

冬花春实。春末夏初,独具四时之气,一身金黄的枇杷果,猴急着要从树上蹦下,惹得路人津液满口地张望……

冬日的枇杷树,没被左邻桃树,右舍梨树春日里的花花世界迷乱,不眼红,不跟风,不攀比,不落寡合。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和责任,知道绽放不是为了观赏,也不奢望走进艺术家的画廊。甘愿接受风霜雨雪的砥砺,

静穆中凝练,沉寂中孕育,寒冷中生长,内化自然之气于体内。待来年,自己黄鲜鲜的果子,汁液饱满,性味十足,酸甜人们的味蕾,滋润人们的肺腑,祛除燥热和干咳。让这金丸子,潇洒走四方,送健康。

花开三度。不竞芬芳,不图欣赏。只为那果的汁液,能生津,止渴,疗疾。

花小,世界大。⑦2

(作者单位:南阳市爱卫办)